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平妖傳 第二十九回 王太尉大捨募緣錢 杜七聖狼行續頭法

九天玄女法多端，要學之時事豁然。戒得貪嗔淫慾事，分明世上小神仙。

話說善王太尉，那日在城外閒遊回歸府中，當日無事，眾人都自散了。次日，官身，私身，閒漢都來唱喏。太尉道：「昨日出城閒走了一日，今日不出去了。只在後花園安排飲酒，教眾人都休散去，且在園裏看戲文耍子。」原來這座花園不止一座亭子，閒玩處甚多。今日來到這座亭子，謂之四望亭。眾人去那亭子裏安排著太尉的飲食。太尉獨自一個坐在亭子上，上自官身、私身，下及跟隨服侍的，各人去施逞本事。正飲酒之間，只聽得那四望亭子的亭柱上一聲響。上至太尉，下至手下的人，都吃一驚。看時，不知是什麼人，打這一個彈子來花園裏。太尉道：「叵耐這廝，早是打在亭柱上。若打著我時，卻不厲害。」叫眾人看是誰人打入來的。眾人望亭外看時，老大一座花園，周圍牆垣又高，如何打得入來。正說之間，只見那彈子滾在那亭子地上，托托地跳了幾跳，一似碾線兒也似團團地，轉轉千百遭。太尉道：「卻不作怪！」只見一聲響，爆出一個小的人兒來。初時小，被凡風一吹，遂漸漸長大，變做一個六尺長的和尚，身披烈火袈裟，耳墜金環。太尉並眾人見了，都吃一驚。只見那和尚走向前來，看著太尉道：「拜揖！」太尉見了，口中不說，心下思量道：「好個僧家，不可慢他。」抬起身來還禮，問道：「聖僧因何至此？」和尚道：「貧僧是代州雁門縣，五臺山，文殊院行腳僧。特來拜見太尉，欲求一齋。」這太尉從來敬重佛法，時常拜禮三寶，見了這般的和尚來求齋，又來得蹺蹺，如何不喜歡。太尉教請坐。和尚對了太尉坐下，道：「有妨太尉飲宴。」太尉命廚下一面辦齋，向著和尚道：「吾師肯相伴先飲數杯酒麼？」和尚得：「多感！」面前鋪下一應玩器食饌等物，盡是御賜金杯金盤。和尚道：「有心齋，這等小盞如何吃得貧僧快活。」太尉見說，即時叫一個大金鍾來，放在和尚面前。太尉只是盞子吃，和尚用大鍾子吃。太尉只顧斟酒，和尚也不推卻。

吃上三十來大金鍾，太尉歡喜道：「不是聖僧，如何吃得許多酒！」廚下稟道：「素食辦了。」太尉道：「齋食既完，請吾師齋。」教搬將來，放在和尚面前。太尉面前些少相陪。和尚見了素食，拿起來吃，不放下碗和箸。太尉叫從人入去添來。這和尚，飯來，羹來，酒來，盡數盡吃，叫供給的做手腳不迭。手下人都呆了。太尉見他吃得，也呆了，道：「這個和尚必是聖僧，吃酒吃食，不知吃下向那裏去了。」只見他放下碗和箸，手下人道：「慚愧，也有吃了的日子。」和尚道：「總飽了。」

收拾過齋器，點將茶來，茶罷，和尚起身謝了太尉。太尉喜歡道：「吾師！粗齋不必致謝。敢問吾師齋罷往什麼處去？」和尚道：「貧僧乃是五臺山文殊院化主長老法旨，教貧僧來募緣。文殊院山門崩損，得用三千貫錢修蓋山門。貧僧今日遭際太尉蒙賜一齋。太尉若捨得三千貫錢，成就這山門盛事，願太尉增福延壽，廣植福田。」太尉道：「這是小緣事，不知吾師幾時來勾疏？」和尚道：「不必勾疏便得更好，山門多幸。」太尉道：「吾師！我把金銀與你如何？」和尚道：「把金銀與貧僧，不便去買料物。若得三千貫銅錢甚好。」太尉暗笑道：「吾師！你獨自一個在這裏，三千貫銅錢也須得許多人搬挑？」和尚道：「告太尉！貧僧自有道理。」太尉即時叫主管開庫，教官身、私身、虞候輪番去搬銅錢來，堆在亭子外地上。一百貫一堆，共三十堆。太尉道：「吾師！三千貫銅錢在這裏。路途遙遠，要使許多人夫腳錢，怎的能夠得到五臺山？」和尚道：「不妨！」起身下亭子，謝了太尉喜捨：「不須太尉費力，貧僧自有夫人挑去。」袖中取出一卷經來，太尉口中不道，心下思量，且看他怎的。和尚道：「僧家佛法甚大。」自把經卷自誦一遍，叫一行人且開。只見那和尚眨眼把那卷經去虛空中打一撒，變成一條金橋。

那和尚空中招手，叫道：「五臺山眾行者、火工、人夫！我向善王太尉抄化得三千貫銅錢。你眾人可來搬去則個。」無移時，只見空中橋上，眾行者並火工、人夫滾滾攘攘下來，都到四望亭下，將這三千貫銅錢，馱的馱，挑的挑，搬的搬。交叉往復，剎時間都運了去。和尚向前道：「感謝太尉賜了齋，又喜捨三千貫錢。異日如到五臺山，貧僧當會眾僧，撞鐘敲鼓，幢幡寶蓋，接引太尉。貧僧歸五臺山去也。」和尚與太尉相辭了，也走上那金橋去。漸漸的去得遠不見了。空中起一陣風，那金橋依舊化作一卷經典，隨風吹入空中去了。太尉甚是喜歡，叫從人焚香禮拜，道：「小官齋僧佈施五十餘年，今就遇得這一個聖僧羅漢。」那時眾人就來到，就與太尉賀喜，後人詩云：

佈施空門種福田，片言曾不吝三千。

長安多少饑寒者，何不分些救命錢。

自此，善王太尉一家，人人都稱贊聖僧彈子和尚，把彈子和尚一個名頭，霎時傳播京師，並不知有舊名蛋子二字。

當日無事，次日是上值日期。太尉早起梳洗，廳下祇應人從跟隨，直到內前下入來。太尉當日卻來得早些個，往外待班閣子前過，遇著一官人相揖。這官人正是開封府包待制。這包待制自從治了開封府，那一府百姓無不喜歡。因見他：

平生正直，稟性賢明。常懷忠孝之心，每存慈仁之念。戶口增，田野闢，黎民頌德滿街衢；詞訟減，盜賊潛，父老謳歌喧市井。攀轅載蹬，名標青史播千年；勒石鐫碑，聲振黃堂傳萬古。果然是慷慨文章欺李杜，賢良方正勝龔黃。

當日包待制伺候早朝，見了太尉請少坐。太尉是個正直的人，待制是個清廉的官，彼此耳內各聞清德。雖然太尉是個中貴人，心裏喜歡這包待制，包待制亦喜歡這王太尉。兩個在閣子裏坐下。太尉道：「凡為人在世，善惡皆有報應。」包待制道：「包某受職亦如，包某在開封府時，斷了多少公事，那犯事的人，必待斷治，方能改過遷善。比如太尉平常好善，不知有何報應？」王太尉道：「且不說別事，如王某昨日在後花園亭子上賞玩。從空打下一個彈，彈子內爆出一個聖僧來，口稱是五臺山文殊院化主，問某求齋。某齋了他，又問某化三千貫銅錢。不使一個人搬去，把經一卷空中打一撒，化成一座金橋。叫下五臺山行者、火工、人夫，無片時，都搬了去。和尚也上金橋去了。凡問豈無諸佛羅漢！王某一世齋僧供佛，果然有此感應。」包待制道：「難得難得。」雖然是恁般順口答應，口中不道，心下思量：這件事又作怪，世上那有此理？漸漸天已曉，文武俱入內，朝罷，百官各自去了。

包待制回府，不來打斷公事，問當日聽差，應捕人役是誰，只見階下一人唱喏，卻是緝捕使臣溫殿直。包待制道：「今日早朝間在待班閣子裏坐，見善王太尉說，昨日他在後花園亭子上飲酒。外面打一個彈子入來，彈子裏爆出一個和尚，口稱是五臺山文殊院募緣僧。抄化他三千貫銅錢去了。那太尉道他是聖僧羅漢。我想他既是聖僧羅漢，要錢何用。據我見識，必是妖僧。見今鄭州知州被妖人張鸞、卜吉所殺，出榜捉拿，至今未獲。怎麼京城禁地，容得這般妖人。」指著溫殿直道：「你即今就要捉這妖僧赴廳見我。」

溫殿直只得應諾，領了臺旨，出府門，由甘泉坊逕入使臣房，來於廳上坐下。兩邊擺著做公的眾人，見溫殿直眉頭不展，面帶憂容，低著頭不則聲。內有一個做公的，當時溫殿直最喜他。其人姓冉名貴，叫做冉士宿。一隻眼常閉，天下世間上人做不得的事，他便做得。與溫殿直捉了許多疑難公事，因此溫殿直喜他。

當時冉貴向前道：「長官不知有何事，恁地煩惱？」溫殿直道：「冉大！說起來叫你也煩惱。卻才太尹叫我上廳去說，早朝時白鐵班善王太尉說道：昨日在後花園亭子上飲酒，見外面打一個彈子入來，爆出一個和尚，問善王太尉佈施了三千貫銅錢去，善王太尉說他是聖僧羅漢。太尹道：他既是聖僧羅漢，如何要錢，必然是個妖僧，限我今日要捉這個和尚。我想他既有恁般好本事，定然有個藏身之所。他覓了三千貫銅錢，自往他州外府受用去了，叫我那裏去捉他。包太尹又不比別的官員，且是難伏事，只得應承了出來，終不成和尚自家來出首。沒計奈何，因此煩惱。」冉貴道：「這件事何難，如今吩咐許多做公的，各自用心分路去，繞京城二十八門去捉。若是遲了，只怕他分散去了。」溫殿直道：「說得有理，你年紀大，終是有見識。」看著做公的道：「你們分頭去幹辦，各要用心。」眾人應允去了。

溫殿直自帶著冉貴，和兩個了得的心腹人，也出使臣房。離了甘泉坊，奔東京而來。殿直用暖帽遮了臉，冉貴扮做當值的模

樣，眼也不閉，看那來往的人，茶坊酒舖內略有些可疑的人，即使去捱查訊問。溫殿直對冉貴說道：「他投東洋大海中去，那裏去尋？」冉貴道：「觀察不要輸了志氣，走到晚，卻又理會。」兩個走到相國寺前，只見靠牆邊簇擁著一夥人在那裏。冉貴道：「觀察少待，等我去看一看。」拈起腳來，人叢裏見一二百人中，圍著一個人，頭上裹頂頭巾，戴一朵羅帛做的牡丹花，腦後盆大一對金環。拽著半衣，繫著繡裹肚，著一雙多耳麻鞋，露出一身錦片也似文字。後面插一條銀槍，豎幾面落旂兒，放一對金漆竹籠。卻是一個行法的，引著這一叢人在那裏看。

原來這個人在京有名，叫做杜七聖。那杜七聖拱著手道：「我是東京人氏，這裏是諸路軍州官員客旅往來去處。有認得杜七聖的，有認不得杜七聖的。不識也聞名。年年上朝東嶽，與人賭賽，只是奪頭籌。」有人問道：「杜七聖，你有什本事？」他道：「兩輪日月，一合乾坤。天之上，地之下，除了我師父，不曾撞見一個對手與我鬥這家法。」回頭叫聲：「壽壽我兒，你出來！」那小廝剝脫了上截衣服，玉碾也似白肉。那夥人喝聲彩道：「好個孩兒！」杜七聖道：「我在東京上上下下，有幾個一年。也有曾見的，也有不曾見的。我這家法術，是祖師留下焗火焗油，熱鍋焗碗，喚做續頭法。把我孩兒臥在凳上，用刀割下頭來，把這布袱來蓋了，依次接上這孩兒的頭來。眾位看官在此，先叫我賣了這一百道符，然後施逞自家法術。我這符，只要五個錢賣這一道。」打起鑼兒來。那看的人，時刻間擁擠不開。約有二三百人，只賣得四七道符。杜七聖焦燥，不賣得符，看著一夥人，道：「莫不眾位看官中有會事的，敢下場來鬥法麼？」問了三聲，又問三聲，沒人下來。杜七聖道：「我這家法術教孩兒臥在板凳上，作了法，念了咒語，卻像睡著一般。」正要施逞法術解數，卻恨人叢中一個和尚會得這家法術。因見他出了大言，被和尚先念了咒，道聲「疾！」把孩兒的魂魄先收了，安在衣裳袖裏。看見對門有一家麵店，和尚道：「我正肚饑，且去吃碗麵來，卻還他兒子的魂魄未遲。」和尚走入麵店樓上，靠著街窗，看著杜七聖坐了。過賣的來，放下筷子，舖下小菜，問了麵，自下去了。和尚把孩兒的魂魄取出來，用碟兒蓋了，安在桌子上，一邊自等麵吃。有詩為證：

莫向前誇大口，強中更有強中手。
續頭神術世間無，誰料妖僧竊魂走。
小兒如玉得人憐，魂去魂來不值錢。
戲耍萬般皆可做，何須走馬打鞦韆。

話說兩頭。卻說杜七聖念了咒，拿起刀來剝，那孩兒的頭落了，看的人越多了。杜七聖放下刀，把臥單來蓋了。提起符來，去那小兒身上盤幾遭，念了咒，杜七聖道：「看官休怪，我久佔獨角案，此舟過去，想無舟趁了。這家法寶賣這一百道符。」雙手揭起被單看時，只見那孩兒的頭接不上。眾人發聲喊道：「每常揭起臥單，那孩兒便跳起來。今日接不上，決撒了！」杜七聖慌忙再把臥單來蓋定，用言語瞞著那看的人道：「看官！只道容易，管取今番接上。」再叩頭作法，念咒語，揭起臥單來看時，又接不上。

杜七聖慌了，看著那看的人道：「眾位看官在上，道路雖是各別，養家總是一般。只因家火相逼，適間言語不到處，望著官們怨罪則個。這番教我接了頭，下來吃杯酒。四海之內，皆相識也。」杜七聖認罪道：「是我不是了，這番接上了。」只顧口中念咒，揭起臥單看時，又接不上。杜七聖焦燥道：「你教我孩兒接不上頭，我又求告你，再三認自己的不是，要你恕饒。你卻直恁的無理。」便去後面籠兒內，取出一個紙包兒來，就打開搬出一顆葫蘆子，去那地土，把土來掘鬆了，把那個葫蘆子埋在地下。口中唸唸有詞，噴上一口水，喝聲「疾！」可霎作怪，只見地下生出一條藤兒來，就漸漸的長大，便生枝葉，然後開花，便見花謝，結一個小葫蘆兒。一夥人見了，都喝采道：「好！」杜七聖把那葫蘆兒摘下來，左手提葫蘆兒，右手拿著刀，道：「你先不成道理，收了我孩兒的魂魄，叫我接不上頭。你也休想在世上活了！」看著葫蘆兒，攔腰一刀，剝下半個葫蘆兒來。

卻說那和尚在樓上拿起麵來，卻待要吃。只見那和尚的頭從腔子上骨碌碌滾將下來。一樓上吃麵的人，都吃一驚。膽小的丟了麵跑下樓去了，大膽的立住了腳看。只見那和尚慌的放下碗，起身去那樓板上摸一摸，摸著了頭，雙手捉住兩隻耳朵，掇那頭安在腔子上。安得端正，又把手去摸一摸，和尚道：「我只顧吃麵，忘還了他的兒子魂魄。」伸手去揭起碟來。這裏卻好揭得起碟兒，那裏杜七聖的孩兒早跳起來。看的人發聲喊。杜七聖道：「我從行這家法術，今日撞著師父了。」

卻說麵店吃麵的人，沸沸地說出來，有多口的與杜七聖說道：「破你的法術，卻是麵店樓上一個和尚。」內中有溫殿直和冉貴在那裏聽得這話。冉貴道：「觀察！這和尚莫不便是騙了善王太尉銅錢的麼？」溫殿直道：「我也有些疑惑。」冉貴道：「見兔不放鷹，豈可空過。」冉貴把那頭巾一掀招，一行做公的大喊一聲，都搶入麵店裏來。見那和尚走下樓來，眾人都去捉那和尚。那和尚用手一指，有分教：鼎沸了東京城，大鬧了開封府。惱得做公的看了妖僧，捉他不得，惹出一個貪財的後生來，死於非命。正是：

是非只為多開口，惱煩皆因強出頭。